鎏金 岁月

清洁工与外卖员

● 2021级文化旅游学院旅游管理专业 刘思宜

过了年，母亲就49岁了。

有时候多少有点不敢相信我的母亲已经年近半百。仿佛只要我还在上学，母亲就永远年轻——好吧，现在我也要大学毕业了。

母亲白天是一名清洁工。

自从我高中开始生病，母亲为了我，结束了十七年家庭主妇的生活，在景区的小酒店找了份清洁工的工作，月休四天，2300块钱。第一天上班，母亲迎风流了一路的眼泪，她不明白为什么有一天她需要做这一份工作，这是很久以后母亲告诉我的。

但是母亲很快就习惯了。每天早早起床买菜，上班，给客人做饭，换床单，洗被子，擦地板，吃食堂没有油水的饭菜。有时被乱拉屎的野猫气得跳脚，偶尔给老板的猫猫乐奇洗个澡——只有母亲敢给乐奇洗澡。然后下午五点半回家做饭。我看到，母亲一开始确实很累很难过，但是生活慢慢规律起来后，有一种叫生命力的东西在她的脸上溢出。

母亲说，她是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

我随母亲上班，跟在母亲身后抱着被子枕头转悠。我随母亲吃食堂，坐油腻腻的椅子上，捧着一碗青菜米饭吃得热火朝天。我身边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婆婆老伯伯，母亲拉着我教我叫人，这位是扫地的刘姨，那位是除草的方伯。老人们很喜欢母亲，也很喜欢我。我最不喜欢那位只比母亲大几岁却懒惰的经理。母亲放假，她能把活都留着等母亲回去干。我说，妈，为什么她这么懒，主任还不开除她。母亲说，因为她有学历，阿妈只有初中文凭，她当年读的大专，专业是旅游管理。旅游管理！这不就是我的专业吗！妈，我毕业了就来这当你经理，和你一起洗被子，母亲笑我傻。

为了节假日的三倍工资，春节我都见不到母亲，可是再苦再累不敌一纸医药费。我像一只小蚂蟥，吸干了母亲微薄的工资，还嗷嗷喊饿。后来弟弟跟我说，他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教会了母亲如何送美团外卖。

母亲晚上是一名外卖员。

每天下班后，母亲吃完晚饭，马不停蹄地走了，半夜才回来。她开始会讲差点超时，赚了多少钱，摔了某一单，系统又扣了多少。母亲认识了好多好多她以前听都没听过的奶茶店，开始会问我沪上阿姨真有那么好喝吗，你要不要来一杯蜜雪。偶尔母亲会带回来因为某些原因顾客不要的奶茶果汁，那是最惊喜的宵夜。

母亲说，她是他们之中年龄最大的一个。

唯一一次我随母亲去送外卖，下着小雨。可母亲还是把我带出去——那时的我被病痛折磨得几乎奄奄一息，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，即使小电动带上我慢了些许，母亲还是带我吹风，她说吹吹风能清醒一点。

母亲对她负责的区域极其熟悉。在我看着一模一样的几十栋楼晕头转向时，母亲已经窜入其中一栋，熟练地找到电梯口。有时与一些黄头盔或蓝衣服的人碰见，也会寒暄几句。路上母亲一遍遍问我，买一杯柠檬茶，好不好？买一杯古茗，好不好？我坐在后座上，迷迷糊糊睁不开眼睛，只说不想喝。最后母亲说，阿妈赚钱了，去买吧，给阿妈喝一点。于是我慢吞吞地走到马路对面买了最喜欢的西瓜椰椰，母亲喝了一口，哇，太冰了，你自己喝吧，于是，一整瓶饮料全部进了我的肚子。

我不知道母亲送外卖一个月能赚多少，我只知道每次伸手要医药费时母亲脸上的愣怔和茫然，可即使如此，钱永远准时到账。放假在家时，我每天只能在黄昏才能见母亲一眼。疾病缠身多年，我已经麻木到不会自责，却如同母亲一般坚毅，因为我是她的女儿。

偶尔，母亲会问，阿妈做这些工作，会不会有人嘲笑你？

母亲，他们不会，不敢。我很自豪我的母亲是辛勤的劳动人民，我们靠双手吃饭，我总是很自然地提及，我母亲白天是清洁工，晚上还送外卖。

不尴不尬的年龄是母亲的枷锁，儿女是她种在牢笼外的花。

天气变冷，弟弟在家庭群提醒加衣。我说，某个外卖阿姨有没有听到。母亲说，知了。

光影 广财

天空之镜

● 2023级财政税务学院税收学(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班) 梁皓

感悟 人生

那晚的月光照得我格外心安

● 2023级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梁艳欣

夜晚疲倦，睡意惺忪。借着窗户缝隙透进的那一缕微光，我勉强看清楚屋子里的景象。

心下一惊，我怎么回到了这里。

黑暗中摸索到脚边的手机，屏幕亮起："2016年5月26日"，这是奶奶出殡的日子。

奶奶一辈子没离开过老家。年轻时跟着爷爷从祖宅迁到现在的地方，一待就是七十年。在我记忆里，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太太，她的"好"是我不能用语言描述的。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，她爱我；在婆媳矛盾永恒的时代，她尊重我母亲。从她离世那天起，我再也尝不到她亲手做的家乡风味，再也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，也再也看不到她和蔼的脸庞、触不到她掌心粗糙的温暖。

从我出生起到离开老家，她一直把我"揣在裤腰上"养着，家里人都打趣说你是奶奶最疼爱的孙辈。最后一次听到这话，是她病重卧床时。那天，家人让我们候在屋外。透过未关拢的门缝，我看见伯母们蹲在床边，而奶奶的声音已微弱得几乎听不清。

老太太其实不太能说出话了。两天前我曾偷溜进她的房间，看见她毫无生气地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年幼的我不知生死为何物，只拽着她的被角催促："嬷嬷，今天赶集嘞！快陪我去呀！"。可能是听见我的声音，她眼皮颤了颤，干裂的嘴唇微微蠕动，手还从被褥里探出来，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她想最后一次摸摸我的头——像从前那样，她在织布机上忙碌，我在她脚边玩耍，她时不时伸手揉揉我的发顶，说："乖囡，莫闹。"

呜咽声从门内传来，伯母连忙出来唤我们进去，不知怎的我的脚却迈不出一步，像是生了根，"快进去啊，小时候嬷嬷可是最疼爱你的。"

那时农村里的习俗是，去世的人会先放在灵堂，一家子大大小小要睡在棺木周围，守着老人家最后的清净。我还记得有一天来了个之前没见过的乞丐，对着牌位叩了好几个响头，还流了好多泪，跪在牌位前好久都没离开。家里人跟我说，奶奶在街上总是见到他乞讨，见他可怜，每次都会给他点钱。一般人见了这些乞讨者都是给个白眼或者直接掠过，但是这个老太太却毫不吝啬地给了他许多温暖。

离出殡还有几个小时，我蜷在草垫上，闭着眼，但怎么都睡不着。我们睡在草铺成的垫子上，有人翻身就会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灵堂没有门，只用两个竹帘子隔开外面，偶尔还有风吹进来。竹帘挡不住夜风，带着寒气的风吹过我的脸，惹得我低声打了几个喷嚏。我睡在离棺木有段距离的地方，我不禁想，奶奶睡在里面冷吗？但心里没有答案。我盯着那缕月光出神，它静静铺在棺木上，像奶奶从前盖在我肩头的棉袄。风还在吹，心却渐渐静了。

等我再次睁开眼，眼前又变回熟悉的场景，原来又梦到她了，枕边又是一片湿地。

我很喜欢一部电影，叫作《寻梦环游记》。里面有句话我一直铭记——"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"我不敢忘记她，我总怕她变成电影里那些消散的魂魄，所以不断在梦里、在旁人谈起祖辈时、在异乡的月夜里打捞关于她的记忆。朋友问我："睡在灵堂不害怕吗？"

害怕？那夜的月光像她哼过的摇篮曲，像她晾晒的棉被，像她临终未落在我发间的手——它让我知道，有些告别，不过是换种方式重逢。

岁月 如歌

绿皮袋子的使命

● 2024级人文与传播学院/网络传播学院/出版学院财经新闻专业 杨悦

爷爷年轻时候是个送报员，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，因为他那辆老式摩托车两旁挂着两个大大的绿皮袋子，足足装得下我和弟弟两个人。

打我有记忆起，就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，爸爸妈妈每天都要上班，只有爷爷奶奶有空照顾我。每天早上，我就坐上爷爷的老式摩托车，把书包放进其中一个绿皮袋子，等爷爷把手里的烟抽完，就打火开车送我上学。等弟弟长大了，爷爷就送我们俩一块上学，这时候的绿皮袋子就一边装着一个书包，有时候，袋子里还会刷新出一些旧报纸。

回溯到上世纪，信息传播的渠道远不如如今这般多元。报纸，便是人们获取外界资讯的重要窗口。那时候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订报纸的习惯。但对于当时小小的我来说，报纸只是一张可以叠成超大纸飞机的纸。

送报可不是一件轻松活儿。那时候没有如今便捷的交通网络，城市的道路也远不如现在平坦宽敞。天还没亮，爷爷就得出门，把一摞摞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整齐地码放进绿皮袋子里。无论严寒酷暑，他都风雨无阻。夏日，骄阳似火，滚烫的路面似乎要把鞋底融化，爷爷的后背被汗水浸透，可他顾不上擦一把，争分夺秒地穿梭在大街小巷，只为让人们能第一时间看到新闻；冬日，寒风刺骨，爷爷的双手长满了冻疮，僵硬得几乎握不住车把，但他依旧稳稳地行驶，将一份份报纸送到订户手中。

在送报的途中，爷爷结识了许多朋友。那些老主顾们，有的会在门口等着爷爷，笑着寒暄几句，再接过报纸；有的会塞给爷爷一个热乎乎的馒头或者煮鸡蛋，让他在路上吃。爷爷总是腼腆地笑着拒绝，脸上白花花的胡子也会跟着一颤一颤。那些温暖的瞬间，都被他深深地记在了心里。然而，有一次，因为路上突遇暴雨，积水太深导致摩托车熄火，爷爷怎么也发动不起来。等他想尽办法把车推到维修店，再带着湿漉漉的报纸赶到最后几户人家时，已经比平时晚了很久。其中有个脾气暴躁的叔叔，看到爷爷迟到，当场就发起了火，指责爷爷不负责任。爷爷不停地道歉解释，可那位叔叔还是不依不饶。爷爷的嘴唇微微颤抖，想说些什么却又咽了回去，那一刻，他的眼神里满是无奈和愧疚。这件事在爷爷心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，他难过了很久，觉得自己辜负了大家的信任。后来，他再也没有迟到过。

绿皮袋子如同爷爷的"战友"，在爷爷手里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只要有一点点脏，爷爷就会把袋子从车上取下，拿到水龙头下，仔细冲洗着上面沾染的灰尘和污渍。水流声中，他轻声哼着不知名的小曲，神情专注而满足。洗完后，他又找来一块干净的布，耐心地擦拭，每一个褶皱、每一条缝隙都不放过，直到绿皮袋子重新焕发出几分往日的光彩。后来，随着报纸订阅量逐渐减少，送报的工作变得愈发清闲，但爷爷依旧每天按时出门，认真地完成每一次投递。他说，只要还有一个订户，他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。那两个绿皮袋子，虽然颜色越来越淡，磨损也越来越严重，但爷爷始终舍不得丢弃。

如今，爷爷已经不在了。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，新媒体冲击着传统纸媒。报纸的发行量逐渐减少，送报员的工作也逐渐销声灭迹。那辆老式摩托车安静地停在院子里，绿皮袋子已经很久没被人细心擦拭过了，经历了风吹日晒，也褪去了往日的颜色。但那些送报路上的故事，那些温暖的瞬间，却成为时代变迁中一段珍贵的注脚，见证着信息传播的更迭，也诉说着人与人之间质朴的情感。每次看到它，爷爷年轻时送报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知道，爷爷送的不仅仅是报纸，更是一份责任，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。绿皮袋子的使命，也不仅仅是装下我的书包，更是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。

而这些，都如同他给予我的关爱一样，在岁月里沉淀。现在，我也会用我所学的知识，写出一篇篇闪亮的新闻。

人在 旅途

寻幽粤北

●2024级人文与传播学院/网络传播学院/出版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钟炜健

提到清远，你会想起什么呢？是崎岖的山与沁润的水，还是历史悠久的古城韵味，亦或许是那令人垂涎欲滴的清远鸡，或是那溪流边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。清远，这座位于粤北的小城，以其独特的魅力，吸引着无数旅人前来探寻。启程总是突然的，我并没有太多的计划，只是兴之所至，那就提起包上车吧。

久闻喀斯特地貌之美，清远的山水又颇有名气，随意翻了翻网上的评价，很快就锁定我们第一个目的地：洞天福地。

洞天福地，多有意思的名字啊，仿佛踏入其中便能寻得一番别样的福缘。一路上，车窗外的风景如画卷般缓缓展开，连绵的山峦与蜿蜒的溪流交相辉映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随着车辆的深入，空气似乎也变得更加清新，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芬芳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抵达景区，其时天色像是芝麻糊洒了满桌，细线般的雨丝甚至没必要撑起一把伞或是披一身雨衣，刺骨的寒风携着温柔地撞在脸上，顺着衣领落进脖子，怎能不打个寒颤呢？

乘上观光船，水面略有波浪，木浆划破镜面，欸乃声声。船慢慢驶入溶洞，山石破碎，突兀嶙峋，才出洞，又有光重新洒进眼帘，一片金纱垂落在灰岩上，褶皱里流淌群峦的泪痕。青苔在石的沟壑间撰写潮湿的诗篇，像是白日被遮住的群星坠入青铜镜，朦胧的光斑在水与石上跳跃，流水作光的嗓子，吟唱沧海桑田的久远歌谣。游玩结束，摄人心魄的美景依旧流连在心底。

一次旅行，意犹未尽，恰巧对溶洞的探索还未满足，于是决定前往另一处以溶洞著称的景点，其名为：宝晶宫。

宝晶宫，这个名字本身就如同镶嵌在粤北大地的一颗璀璨明珠，散发着令人心驰神往的光芒。驱车前往的途中，沿途的风景依旧美不胜收，但与洞天福地相比，这里的景致似乎更多了一份温婉与细腻。山峦不再那么险峻，而是显得柔和而宁静，仿佛在低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，让人不禁放慢车速，细细品味这难得的宁静与美好。

宝晶宫外有片天鹅湖，其时微雨早止，天色仍旧朦胧，湖面风波不起，有亭子靠在岸边不远，邈远的群山层峦笼罩在雾中，像是一幅缓缓铺开的水墨卷轴，静谧安宁。

走进溶洞，七彩的灯光映在钟乳石上，绮丽绚烂，夺人眼球，形态各异的石笋石柱石幔，在灯光的映照下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讲述着千万年来的地质变化。脚掌踩在坚硬的地面上，犹如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痕迹中，让人不禁屏住呼吸。洞顶的钟乳石偶有水滴落下，似珠宝落玉盘，声音或清脆或婉转。

走出溶洞时，天色已晚，夜幕悄然降临，但心中那份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却愈发强烈。回望宝晶宫，它在夜色中显得更加宁静与祥和，仿佛在诉说着千百年的沧桑巨变。洞口的灯光柔和而温暖，照亮了归途，也照亮了心中那份对自然的感激与感动。

洞天福地的山水空灵、宝晶溶洞的绚丽多姿，每一处景都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直叫人沉醉在这份原始神秘的美中。

这次寻幽粤北之旅，虽然短暂，但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，也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一切美好。每一个瞬间，每一处风景，都将成为我心中永恒的记忆。

总编辑：张鹏程 责任编辑：刘鸿燕 编排：王翠 赖婕 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21号 邮编：510320 电话：020—84095522 邮箱：Xiaobao@gdufe.edu.cn 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印刷 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和北路8号